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规划资助项目

全球化与生态文明论纲

崔永和 程秀波 著
杨仁忠 郭利娟



当代中国出版社

序

环境、生态系统以及与之密切相关的人类文明形态的历史变迁，是一个纵横交错、多种因素交互作用的动态过程。从学理层面上对之进行认真的探讨，是当今哲学不容回避的任务，尤其是值得社会哲学高度关注的重要课题。

由崔永和教授牵头的课题组所完成的科研成果《全球化与生态文明论纲》，是致力于环境问题和文明形态变迁问题研究力作。该书对人的活动与环境变化的关系，人类活动中“两个尺度”的关系，自然界与人类社会通过实践中介相互制约的关系，以及全球化背景下人类的发展模式与环境趋势的关系等重大理论问题和实践问题，都作出了认真系统的研究，体现了中国当今哲学研究面向实践、面向生活、面向未来的理论风格，在我们的哲学园地中增添了一支颇具特色的新艳花朵，这是令人欣慰和值得肯定的。

哲学是人类对于自身活动的反思，是植根于现实生活的终极关怀。哲学要关注人类生命活动的意义，便不能不关注人类生活的条件即人类生活的环境。哲学是研究人的，但不是单从人自身去研究人，而是从人与周围世界的关系中去研究人。因此，从一般意义上，人和周围世界的关系问题即所谓环境问题，历来是哲学研究的主题。只是在现代条件下，这一问题空前地尖锐和复杂了。该书的作者们正是力图站在新的时代高度，着力于探寻符合于现代条件的新的理论解决方式。

近些年来，研究环境问题、生态问题的论著已经不少，这方面的哲学著作也有了一些。这部著作的鲜明特点是立足于马克思

主义的实践观点，从人类实践活动中“两个尺度”的关系去探讨解决环境问题的途径。这无疑是非常正确的，是这部著作最为深刻之处。人类生活的环境是人自己创造的，人类自己创造的环境是否有利于人类的生存，这归根结底只能由人类改造环境的实践活动的合理性去说明，而人类实践活动的合理性，首先就在于人类实践活动中运用于对象的尺度及其运用过程的合理性。该书对人类实践活动中的“两个尺度”作了深入的阐述，但又不是停留于“人的尺度”和“物的尺度”的两两相分及一些空泛的叙述，而是对这两个尺度分别地作了进一步的分析，尤其是对“人的尺度”的差别性的分析，不仅揭示了不同利益主体之间的价值对立，同时揭示了现今时代的价值走向，从中便可窥探到现代环境问题发生和加剧的真实原因以及解决环境问题的现实途径。

这部著作还有一个突出的优点和特点，就是字里行间充满了激情。这种激情发生于对人类生存质量以至生存危机的忧虑，是基于远虑之情，因而是一种理性的激情。激情对于哲学来说也是十分重要的，许多好的哲学文章都是因为有了激情才写出来的。哲学就应当是激情的理性。这部著作晓之以理，动之以情，极有助于人们认识环境问题的重要性，使人们在如何把发展经济与保护环境统一起来、走可持续发展之路、走中国现代化的新路这一系列重大问题上，都能在理论认识上和情感上得到启迪和升华。

当然，环境问题的酿成并非一日之过，走出环境危机、建设生态文明亦并非一日之功。现代问题的实践解决需要持之以恒，对于环境问题的理论探索也不能停步。在《全球化与生态文明论纲》出版之际，应作者之约，说了以上的一些看法，是为序。

陈昌清
二〇〇二年二月

目 录

序.....	(1)
第一章 导论.....	(1)
(一) 生态与生态文明.....	(2)
(二) 两个尺度的统一——通向生态文明的桥梁.....	(9)
(三) 可持续发展——生态文明的重要原则和基本过程	(17)
第二章 人类文明形态变迁的历史追溯	(26)
(一) 远古文明的特征：采猎文明	(27)
(二) 古代文明的特征：农耕文明	(38)
(三) 近现代文明的特征：工业文明	(51)
(四) 未来文明的特征：生态文明	(58)
第三章 生存危机：现代文明带给人类的困惑	(69)
(一) 人与自然关系的现代困惑	(70)
(二) 人与人关系的现代困惑	(82)
(三) 建设生态文明的内容要点	(91)
第四章 后现代主义对于现代化的批判与否定	(98)
(一) 后现代主义的缘起	(98)
(二) 后现代主义对现代性的解构与对人生出路的追寻	(103)
(三) 后现代主义简评.....	(111)
第五章 求解环境问题的出路.....	(117)
(一) 环境问题面面观.....	(117)

(二) 反观环境问题诸症结·····	(120)
(三) 走出环境危机的若干建议·····	(129)
第六章 生态伦理：生态文明形式的道德构建·····	(140)
(一) 从传统伦理走向生态伦理·····	(141)
(二) 生态伦理的基本原则·····	(156)
(三) 生态伦理与生态文明建设·····	(178)
第七章 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关系的未来走向·····	(186)
(一) 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	(187)
(二) 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的现代分离·····	(196)
(三) 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的互渗与统一·····	(206)
第八章 统摄两个尺度 实现可持续发展·····	(218)
(一) 观照两个尺度：人之区别于动物的重要特点·····	(218)
(二) 可持续发展之源的探析·····	(228)
(三) 实现可持续发展对人提出的要求·····	(247)
第九章 全球化与中国环境选择·····	(254)
(一) 全球化及其对人的影响·····	(255)
(二) 全球化与民族性的关系·····	(266)
(三) 中国环境问题的历史与现状·····	(272)
(四) 中国在环境问题上的生死抉择·····	(283)
后 记·····	(291)

第一章 导 论

现代工业文明以来，环境恶化，生态失衡，资源耗竭，空气污染，酸雨蔓延，沙尘暴肆虐，水源及土质突变，臭氧层破损，核污染及电磁辐射的“隐形杀手”致使生物多样性锐减，人们生存的环境压力越来越大；不同利益主体之间的价值观冲突，各种地方保护主义的作祟，人的需求结构的畸变，以及权与法的较量等等，特别是政府权力中同市场和金钱相勾结的成分，又极大地污染了社会环境和人的心灵。所有这一切，都以否定的形式撞响了人类理智的钟声，敦促人们醒悟、反思，重新估价自己活动的结果。而人们对于绿色食品和无公害环境的追求，对于社会正义、和平安宁、公平合理以及对个人生存与发展权利的珍重，则以肯定的形式激励着人们下大气力矫正自己的思维方式、活动方式和生存方式，超越以往既得的文明成果，创建新型文明。

——本章作者

当着人类历史步入 21 世纪的时代节律，我们回首人类文明的漫漫历程，可以发现它先后谱就的“三步曲”：农业文明、工业文明和生态文明。

农业文明的基本活动样式，是人们以手工工具搞饭吃。铁制农具的发明和普遍使用，是该文明的杰出成就。人与人之间占主导地位的关系是层层隶属关系或“人的依赖关系”，在这种关系

下，“人的生产能力只是在狭窄的范围内和孤立的地点上发展着”^①。

机器代替手工工具的生产活动方式，是工业文明的重要标志，在工业文明得以充分发展的地方，人口相对集中，商品交换关系普遍成为人们相互联系的物质中介，原先那种人身依附关系被精细分工下的人的个体独立性所代替。

工业文明较之农业文明创造了空前的人间奇迹，同时也为人类带来了许多问题、困惑以至于灾难。于是，人类不再陶醉于工业文明的累累硕果之中，而开始重新审视自身活动成果的价值，把眼光投向未来人类历史的可持续发展，从而踏上了生态文明之路。

（一）生态与生态文明

为了保护、开发和合理利用生物资源，人们越来越重视生态问题。所谓生态，系指生物之间以及生物与非生物环境之间的关系问题。这些关系依据不同因素或条件的影响，往往呈现彼此相异的不同类型：按生物的分类区分，有植物生态、动物生态、微生物生态等；按研究的不同维度区分，有个体生态、种群生态、群落生态以及生物与环境相互交流循环的生态系统生态等；按生物的不同生存环境区分，则有水生生物生态、陆栖动物生态、寄生动物生态等。

当今历史条件下，人们为了争取一个良好的生存环境，为了更加合理地开发、利用和保护生物资源，面对不容乐观的环境问题，越来越重视生态问题的研究。在这里，借用现代科学语言，展现在人们面前的生态环境，也会有三种不同的态势：平衡态、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第104页。

近平衡态、远离平衡态。在现代生态学理论所涉及的诸多领域，实际上很少有平衡态势，大都陷于近平衡态甚至远离平衡态的紊乱无序的边缘。这些生态平衡惨遭破坏的问题越多、越严重，就越会引起人们的普遍关注和对于以往活动的反思，这就自然地呼唤着新的理想理论和新的实践活动的勃兴。

近代工业生产的兴起，奏响了人类“征服自然”的号角，人们按照自己的意志似乎真正地入主“自然界主人”的宝座，经济发展的风潮也从此呈现递增趋势地在全球蔓延。现代科学和技术的迅猛发展和广泛应用，使得工业化大生产如虎添翼。相形之下，原始式的小手工生产几乎再无立足之地。工业化大生产和现代科学技术越来越成为社会历史的宠儿，道理很简单，人们凭借这些实践手段与活动方式，有效地摆脱了饥寒交迫的困境，并继续向着更高水平的欲求挺进。

然而，世界上的事情无不具有两面性，现代科学技术装备下的工业化大生产越来越显示出它的“双刃剑”的本来面目，物质财富的创生与生态环境的恶化几乎是同源、同步、成正比例地降临到人间，人们尚未来得及充分品味和享用现代化的成果，就频频陷于恶劣环境的困扰和折磨之中。于是，清醒的头脑便大声疾呼：忽视环境的人类终将没有出路，破坏生态环境无异于自掘坟墓！如若不信，那就请直面现实：

——工业生产和居民生活排放的废气、废液、固体废弃物等，严重污染了人类赖以生存的公共资源——空气、河流、湖泊、海洋和陆地环境，此谓之“三废污染”。

——工业机器、建筑机械、交通运输工具等所产生的高度嘈杂的噪音，严重危及人类生活环境和人身健康，此谓之“噪音污染”。

——伴随着滥垦滥伐，大地植被遭到严重破坏，“土地沙漠化”范围逐年扩大。

——工业生产和人类其他活动向大气层排放的二氧化碳逐年增加，致使全球性气温升高，此谓之“温室效应”。

——工业制冷设备的制冷剂所产生的氟氯碳化合气体及氧化氮气体，破坏了大气臭氧层，尤其严重的是导致极地高空的臭氧层出现“空洞”。

——各种核爆炸、核试验、核泄露导致大范围的放射性污染，对地球生物及人类自身产生严重的危害。

——工业装备下的农业生产和传统的有害健康的生活习惯，更加重了生态环境的污染和破坏。农药、化肥、激素以及其他化学添加剂（如防腐剂、催生剂、面粉增白剂等）的广泛使用，导致了严重的“隐形污染”，人们所食用的几乎全部动植物食品的微量元素严重畸变，众多疑难不治之症的谜底也正在这里。人们的不良生活嗜好（如嗜烟、嗜酒等）与现代“隐形污染”合流，更加剧了人类的健康灾难。

上述种种严重的生态环境问题，在发展中国家具有特殊的严重性，因为这些国家的人们一方面急于摆脱贫困，快速发展经济的要求分外迫切；另一方面却又缺乏科学论证和必要的节制，甚至重步发达国家“先污染，后治理”的老路，但苦于财力不支，结果往往是“只污染，不治理”。其实有些生态环境一旦遭受破坏，便永无治愈的可能。

中国作为世界人口大国，生态环境尤其不容乐观。由于中国幅员辽阔，经济社会发展不平衡，加之各种形式的地方保护主义从中作梗，近几十年来的生态环境呈现加剧恶化的态势。长期以来，中国人曾以自己用占世界8%的耕地养活占世界1/4的人口而自豪，然而，我们施用的化肥总量却占世界的1/3以上！由于农药、化肥、激素和其他化学制剂的广泛使用，导致了严重的“隐形污染”，加之饮用水源的污染，严重危害人的健康和生命安全。可以不夸张地说，尽管中国人借助于现代工业化手段基本结

束了饥寒交迫的苦难岁月，但要彻底摆脱依靠“农药、化肥、激素”充饥的境况，恐怕还需要经历一段相当长的时日。

环境问题并不单纯是一个自然问题，同时是一个社会问题。环境本身包括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早期农业文明时代的人们受其生存需要和自身利益的驱使，在与自然界的交往中就不同程度地破坏着自然环境，只是由于当时人类自身的素质和能力结构状况的极其低下，对自然界的作用力度十分有限，所以自然界对于人类的作用后果还可以承受，可以自我修复，甚至有些自然生物借助于人类作用的刺激，不仅未受到负面影响，反而能够步入良性繁育和演化的轨道（诸如部分农作物品种的杂交改良）。与此不同，工业文明极大地增强了人类对自然界的作用力度，人类的许多活动后果不仅远远超出人们始料所及的程度，有违于人们的初衷，同时也远远超出了自然界所能承受的限度，有些遭到人为破坏的自然环境甚至永远再不可能修复如初了。可以说，如今呈现在人们面前的自然环境的千疮百孔，从根本上都归咎于无度的人类实践活动。诸多非再生性资源遭到大规模地完全失控地开采、损耗和掠夺，众多的动植物物种急剧减少以至于濒于灭绝，人与自然界之间本来和谐相处的关系发生一连串的灾变，都无不与人的无节制的活动直接相关。

当今常常听到一些人用所谓“双刃剑”来评价现代科学技术的二重性作用。其实这种评论有失偏颇，甚至包含着似是而非的混乱。这里存在着需要分辨清楚的两个彼此不容混同的问题，即究竟是现代科学技术本身是一把“双刃剑”呢，还是人们对于现代科学技术的应用是一把“双刃剑”？一般说来，科学是人们理论地把握世界的方式，科学的发展程度标志着人类对于世界的本质或规律的理论把握的深度和广度；而技术作为科学理论通往实践活动、从而实际地改变世界的手段或中介环节，标志着人们对于科学理论的操作应用能力。总之，科学技术的发展本身只是从

正向上体现着人作为活动主体的素质和能力的提高，其价值论意义也只能是有益于人的生存与发展。这是在理想化方法的解读中对于科学技术的纯粹而公正的评判。事实上，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与应用，促成了一场现代化的社会发展与社会变革运动，把人类社会从手工生产推向大机器工业生产，从地域性的自给自足经济推向市场经济，从农村乡镇推向大都市，从专制推向民主，从人治推向法治，从而把人类由贫困引向繁荣，由愚昧引向科学，由神性回归人性，由人的无主体地位的状态确立了人的主体地位。但是，同样不容忽视的严峻事实是：与现代化的巨大成就同步而至的却是人类所面临的巨大威胁和挑战——环境污染、气候异常、核威胁与核污染屡屡发生、贫富分殊、道德失范、人性畸变、生态失衡……。问题究竟出在哪里呢？这决不是现代科学技术的本质特征使然，而是人们对于现代科学技术成果的误用和滥用所致。居里夫人发现放射性元素，但她却从来不曾指使任何人去用以制造和使用核武器；瓦特发明蒸汽机，但令他所始料未及的是，大机器工业生产使无数从事机械化生产的劳动者沦为机器的附件，成为极其片面的、毫无活性和主体地位的工具人；现代工业化运动在装备人和提高生产效率的同时，却以历史上从未有过的速度和强度干扰和破坏自然环境，使土壤、空气、水源一起变得不再宜于人的生存。这就不能不引起人们对于现代工业文明的重新审视与反思。其中便产生了后现代主义的极端消极和悲观的论点：既然现代化为人类招致了那么多的危害，就不如干脆拒绝或终止一切现代化；既然现代人的活动方式和生活方式有那么多缺陷，就不如干脆全面禁绝一切现代人的活动和生活！于是，彻底否定和排斥理性、彻底取消和解构人的主体性、彻底贬抑科学精神、彻底否弃社会发展的必要性和规律性，就成为后现代主义的基本思想倾向和基本价值取向。

鉴于上述人类文明发展中所出现的严重问题和尖锐对立，如

何正确对待和评价工业文明？如何正确对待和应用现代科学技术？如何正视、评析和超越后现代主义？如何正确发展、发挥和评价人的主体能动性和创造性？如何正确处理和发展人与自然界的关系，以及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身活动的物质成果和精神成果之间的关系？就成为当代人类不可回避而必须予以解决的问题。可以说，对以上所有问题的正视、思索，探寻其解决的有效路径，是促使人类文明从工业文明向生态文明转型的历史契机和中介环节。因此，所谓生态文明，就是在继承人类以往既得文明成果的基础上，进一步完善发展的新型文明形态，是在尊重生态平衡的原则下，推进人本身的全面发展和人的价值的较完美地实现的社会文明阶段。其基本内容至少包括：

(1) 人与自然界关系的协调发展。既要克服自然界作为异己力量对于人类的压迫和摧残，又要防止人类为了单方面维护自身的狭隘利益或眼前利益而破坏自然环境、杀鸡取蛋式地劫掠自然资源、剿灭动植物物种，这就要求人类的活动既要对自身负责，又要对环境负责。人与自然界之间从来都是相互作用、相互影响的，那种“被抽象地孤立地理解的、被固定为与人分离的自然界，对人说来也是无。”^①

(2) 人与人的社会关系的协调发展。现实的人不仅是自然属性和社会属性的有机统一体，同时也是个体性与社会性的有机统一体。离开社会关系的规定，人就不成其为人；同时，社会是特定的现实个人的集合体，离开个人无所谓社会，离开社会无所谓个人。因此，当着人们在自己的活动中体现和创造某种社会环境、社会关系的时候，也就创造着自身的素质和能力。在这里，“正象社会本身生产作为人的人一样，人也生产社会。”^② 每个人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第178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第121页。

要尊重自己，就要同时尊重他人，要关注自己的生活，就要同时关注他人的生活，二者是交隔不二、缺一不可的。过去那种用社会压抑和贬斥个体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事实证明不可能得到好的结果；而在当今历史条件下，用个人的片面追求和局部的利益去排斥和抵触地域社会和全球社会，同样是行不通的。

(3) 人与自身、尤其是人与自身活动的精神成果之间关系的协调发展。这里大致包括以下三方面的内容：其一，作为现实人的精神活动成果，不能以任何理由反过来束缚、压抑、阻碍或限制人的活动，不能让人在创造自己新生活的过程中束手束脚，顾虑重重，唯恐越雷池一步。否则，人们选择、拥有、应用和创造精神成果的过程，就不再是丰富、充实和发展自身的过程，而是自我戕害的过程。其二，作为人的精神活动成果，在任何条件下都不可能达到尽善尽美、完美无缺，从而再无进一步发展演化必要性的程度，即是说，永远不存在最后一言式的终极的精神成果。其三，人们选择、占有、应用和创造精神成果的过程，同时也是人们自身的素质和能力不断趋向充分而全面发展的过程。现实人的生活与活动的选择是丰富多样的，人们所面对的精神成果也是异质多元的，其中常有不同精神成果之间的相互借鉴、相互参照、相互补充、取长补短的共生互动的良性发展机制。因此，那种企图用一种精神成果去取代或歼灭其他所有精神成果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是人类的大敌，它将把人类引向超级独断论严格钳制下的愚昧境地。

总之，人与自然界的关系的协调发展、人与社会的关系的协调发展、人与其精神成果的关系的协调发展，是生态文明的三大支柱，这三大支柱的互补互济、相互作用，将促成人类历史上高级文明阶段的到来。

（二）两个尺度的统一——通向生态文明的桥梁

生态文明既非静态文明，也非唾手可得的文明状态。理论上关于不同文明形态的分类把握，并不排除实际上不同文明形态的相互交错、相互作用及其历史演化，更不能免除文明因素与非文明因素的相互对峙与彼此较量。

就主体活动本身而言，要逐步走向生态文明的历史阶段，就必须自觉地体认到自身的生存与发展同环境的变化与发展之间的对立统一关系，并在自己的活动中兼顾或观照自身需要与环境需要、依据不同的社会历史条件和自身能力，把人的尺度与物的尺度统一起来，同时实现人与环境、社会与自然互济互动、并生不悖的变化发展。马克思曾经精辟地分析了人的活动高于和优于动物本能活动的显著特征，他指出：

“动物的生产是片面的，而人的生产是全面的；动物只是在直接的肉体需要的支配下生产，而人甚至不受肉体需要的支配也进行生产，并且只有不受这种需要的支配时才进行真正的生产；动物只生产自身，而人再生产整个自然界；动物的产品直接同它的肉体相联系，而人则自由地对待自己的产品。动物只是按照它所属的那个种的尺度和需要来建造，而人却懂得按照任何一个种的尺度来进行生产，并且懂得怎样处处都把内在的尺度运用到对象上去”^①。

作为主体的人的活动，一方面具有自觉能动性，以期实现其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第96-97页。

满足自身需要的目的；另一方面，这类活动又不是随心所欲、轻而易举就能够实现的，而总是受着客观条件的制约。这就是说，主体活动目的的实现受着双重的规定性，一是主体能够实际发挥的自觉能动性，二是外在于主体的客观制约性。而主体对于制约自身活动的客观外在条件认识和利用的程度，不仅影响着主体活动目的的实现程度，而且也直接体现着主体的自觉能动性的发展程度和水平。由此可知，物的尺度或外在尺度并非与人的尺度或内在尺度截然二分或者互不相关的超验存在，不是绝对外在于人的某种神圣化、神秘化的不可违抗的力量，不是单方面束缚人的枷锁，而是现实主体为着自身需要的满足而对于同满足该需要相关联的外在客观条件及其变化趋势的认识、驾驭和应用的过程。这种基于主体活动的两个尺度之间的相互渗透、相互统一的关系一旦被打破，也就意味着人与环境之间和谐互补关系已不复存在。马克思曾经针对这种情况从主体角度寻找原因，把一切主体本身的活动过程和结果不仅不利于、而且反过来有害于主体自身的生存与发展的现象称之为异化现象，不断扬弃这类异化现象，是人类社会进步发展的必然的和必要的环节。

当今历史条件下的异化现象，具有不同于上个世纪异化现象的特点。一般说来，当代主体本质力量的发挥失当从而产生的异化现象，大致可分为以下两种类型：一是人们为着眼前实际经济利益的最大化，千方百计地降低成本，肆无忌惮地践踏自然界，疯狂掠夺和占有自然资源，特别是耗费那些稀缺性非再生的公共资源，由此导致自然环境的恶化；二是人类活动直接或间接地受控于失去有效监督的政府权力，这种政府权力的无度施行，必然孕育出种种腐败现象，而这种有目共睹的腐败现象，很容易成为一切不法行为和社会丑恶现象的激活器和总根源，由此严重侵蚀和破坏社会环境。社会环境的蜕变与自然环境的恶化在实际上相互促动、互为条件，共同构成当今国际社会的特殊异化现象。19

世纪，马克思揭示的异化现象，是由于劳动和劳动产品同人的异化，导致人同人的异化，或者说，人同人的异化是通过人同物的异化表现出来的。而当代条件下的人同人的异化，不仅体现为人同物的异化，同时体现为人同精神的异化以及人同环境的异化。人的精神活动、智力发展、信息扩充以及精神生活需要，在今天日益成为人生内容的重心，这样一来，扬弃异化的途径就不单是某一种活动方式，而是越来越涉及全面的社会问题。也即是说，当今的异化现象已不只是局限于物质生活层面的问题，同时更多地波及精神生活层面和环境层面。于是，当今异化现象的真正扬弃，不仅有赖于经济的发展，而且有赖于政治制度的变革、社会意识形态的创新以及人的环境意识的强化和环境素质的提高。这就必然要求社会民主法制的健全和完善，科学和教育事业的发展，人的智力素质的全面提高和人际交往关系的独立自主、平等互利、彼此尊重等人道主义原则的贯彻与发扬。

毫无疑问，在主体活动中同时观照“两个尺度”，努力实现物的尺度与人的尺度之间的协调统一，是避免和扬弃异化现象的根本要求。当前，全球性的生态环境问题日趋严重地凸现出来，人们越来越痛感到环境问题对自身生存与发展的威胁和重压，自然环境的恶化与人际关系的衰变交相作用，互为因果，以至于人们若不自觉地调整和矫正自身的活动方式、生活方式、价值观念，自然环境的恶化问题就很难得到真正有效的解决。罗马俱乐部的第二个报告曾这样指出：“处于当前人类危机核心的，是正在不断扩大的两大差距：人和自然的差距，以及‘南’‘北’贫富之间的差距。”^①

我们不妨把人的尺度同物的尺度的分殊与对立分为几种不同的情况加以分析：

① 梅萨罗维克等著：《人类处于转折点》，三联书店1987年版，第2页。

其一，用物的尺度弱化或取消人的尺度。

理论上和现实中一切抹煞主体与客体的区别界限、颠倒主体与客体的关系的做法，都是无视人的需要、践踏人的尊严、贬抑人的价值，从而用物的尺度去取代、扭曲人的尺度。在哲学史上，西方古代哲学中的“实体”就曾经被当作决定一切的主体，它绝对地支配包括人在内的世间万物。这种超时空的万能主体，在泰勒斯那里是“水”，在柏拉图那里是“绝对理念”，在中世纪是“上帝”，在黑格尔那里是“绝对精神”。在中国，有史以来几乎一直存在着这样那样的外在于人、绝对地决定一切的东西，在被封建主义政治演绎了的“天人合一”的文化境域中是“王权”，在20世纪中国的主流哲学中是“规律”。后现代哲学中的非人类中心主义思潮则迫于环境危机的严峻现实，主张抑制人类中心主义的狂妄，禁止人们对自然物所施加的过度的征服、宰制和干预，节制人们由于对自然资源的贪婪占有而引致的纵欲主义和过度消费主义的生活方式。然而，在这种呼唤合理性的同时，却伴随着贬抑人的正当主体性的泛主体论或万物有灵论的衍起，甚至误认为自然界中的一切事物，无论是草木土石，还是禽兽虫豸，都无不具有一定程度的“主体性”，这就混淆了主体与客体的本来界限。古今中外一切用非人的东西取代人、用神圣化了的客体充当现实主体、用物的尺度取消或贬损人的尺度，从而过分地推崇和夸大某种外在于人的神秘力量的理论主张，都必然在实际上压抑个性和剿灭人的生活世界的多样化，淡漠和干扰人的自我觉醒和自我价值关怀，漠视生活世界和文化世界的人生意义。尼采的如下一段话在这类理念主张中颇具代表性：“我终于又把人类的价值赶到了墙角，它们在这里适得其所，因为它们本是被罚立墙角的价值。已经有多种动物消失了；假如有一天人类也消失了，世界依然毫发无损。我们只有成为真正的哲学家才能欣赏这